

怪詩人徐玉諾

五四運動以後，初期的新詩人徐玉諾君，想在新文壇上努力的朋友們還能記憶着他吧？

我與玉諾君之相識，是在民國十七年的春季到河南淮陽第二師範教書的時候。在先我不曉得玉諾君也在那邊教書，直到數日以後，才知道這位徐詩人已和我作了同事了。一天，承教務主任的介紹，我們開始認識，開始攀談。他的確如周作人先生所說，具着一幅似乎微笑的臉；不過神情方面，另有一種不可言說的神秘，還在與他初次相會的人，想必都有此同感。關於他的怪事很多，有的得自友人的傳述，有的得自玉諾君的自白，有的是我親自目覩的。現在我隨便談談他，好讓文學界的朋友得以更明瞭這位詩人的生活；也請玉諾君原諒我萬一有所唐突之處。

大約是民國十年左右罷？那時我正在北平讀書，早已讀過他的新詩集將來之花園，及其在小說月報上所發表的短篇小說了。當時我正迷戀新文藝的作品，無論是小說，是詩，是戲劇，一見有新出版的，就買來閱讀。不管是有價值的沒有價值的，也不加選擇的一味的死讀。不過當時玉諾君的作品，是在我漫讀中佔着較重要的位置的；也許是因為我同班的一位好友是和玉諾君同鄉，而且是開封一師同學的關係，因為他屢次提及玉諾君不平凡的生活，所以就格外注意了。例如這樣的事：當玉諾君在一師作學生時，先生在班上正講着功課，他忽然舉手站起來。當先生問他有什麼疑問時，他說先生講的他不成；及至先生問他：「你的意思怎樣解釋呢？」他說：「我不知道。」隨即規規矩矩的坐定。引得滿堂哄然大笑，先生却

因之忸怩不安。還有他想寫一篇關於發喪的小說，不惜在大雪隆冬之際，陪着人家去送殯，一直送到墳地。人家的孝子賢孫都走了，他還不走，看着人家埋棺，築土饅頭。埋棺築土的人也走了，他仍是不走，守着土饅頭呆望，左右的徘徊。玉諾君這類的行徑，常由我那位同學傳到我的耳鼓中，印在我的腦際上。所以這位具有特性的詩人，就更惹我注意了。

一天在閱覽室閱報，忽發現在報上有徐玉諾君的啓事，自然很想馬上知道啓事的內容了。啓事中的大意，是說自己漂流到北平，無以為生，願意找點職業，藉以餬口，上而大學教授，下而各機關錄事，均可應聘，月薪在二十元之譜，寓西河沿某客棧。我看了他的啓事，宛如偵探破獲了什麼重要的案件似的，急忙去告知我那位同學，請他和我一同去拜訪這位特聘的大學教授或各機關錄事。誰知第二天我們去時，他已於前一日偕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到東三省去了。只恨自己無緣，悵悵而返。事過數年，竟不期而與玉諾君相會於淮陽。在淮陽同事半年，彼一甚為投契，課餘之後，不是相約城頭散步，便是彼此過往暢談，但覺其肅然可親，另外有一種不知什麼「力」在繫纏着我，於是便成爲好友了。

他是河南南陽人，離淮陽有數百里的路程。他忽然想念他家中的毛驢了，於是趕快寫信給家中，教家裏人把他的毛驢送到淮陽來。後來他又想念家中的牛了，自己請假去牽了來。他認爲他的驢和牛，是牲畜中唯一無二的英物，常常約同事們去欣賞他的驢和牛。我也常被邀請去欣賞，但是說來可笑，他的驢，又瘦，又小，毛又

禿；而牛呢，比他的驢更難看，瘦是不用說了，脹着個大肚子，毛也不順溜，角和尾巴生的都不成樣。同事們誰看了也要笑破肚皮，但玉諾君却視為最得意的家珍。他後來覺得牛和驢都應當當作的，不能只是賦閑，於是他又從百里外買來一盤石磨，糶了若干石麥子，使牛驢輪流着他磨麵，一時傳為笑談。

後來他又想開設洋服店了，他是想到就幹，便分函倫敦巴黎及國內各洋服店，購了許多樣本，買了縫衣機器，先以本地粗布作試驗，自己照着樣子剪裁，而他的太太也可算無獨有偶的一位，便幫助他試作。這樣，蹣跚的布疋可多了，據說他的薪金耗費這上邊的實在不少。有志者事竟成，慢慢的居然作成樣子了。他先求着同事們讓他來做衣服，隨後學生們也有請他做的，反正大家破費幾塊錢使他過癮吧。有時將衣領開大了，有時把褲襠做小了，人家一不滿意，他便說：「不要緊，咱另做，我給你陪上布。」往往一件衣服，重做到好幾遍還不合適。若是偶然做得可體了，別人再加以稱贊，他便說：「真是好朋友，能賞識我的藝術，我不要你的手工錢。」但也有時明明給人家做壞了，却又非向人家要錢不可。及至廿二年我在烟台，見他穿着自己做的老粗布洋服，已與正式洋服店中所做的無甚分別了。

他在淮陽教書的情形很不錯，學生們多半都歡迎他；惟有幾個思想左傾的份子，覺得他太理想，太不着實際。說到他教課的姿態，教人不敢看，看了非笑不可。學生們笑過了，看慣了，局面已經穩定住；就是我們初次參觀的人，可是有點受不住。他的嗓音很高，很清脆嘹亮，每講到高興時，便手舞足蹈，又是揚鼻子，又是豎眼眉，似笑而非笑，似哭而非哭，真叫旁觀的人不敢正視，恐怕瞥不住而失了體統，反弄得彼此不好意思；教務處查堂的人，都有此同感。有時他講得高興了，雖是已到下課時間，他也不下課，往往借了同事的上課時間，繼續在說法。但他上課也有不高興的時候，也有無話可說的時候，遇到這種情形，不到下課時間，便匆匆跑下講

台來走了，走時也不向學生打招呼，往往弄得學生莫名其妙。記得有一次，他在曲阜二師向全體學生講演時，又鬧了這套把戲，正在講演着，忽然跑下台來，坐到他原來的坐位間，當時全場為之一怔，旋即哄堂大笑了。在散會後，學生紛紛的講：「我們以為徐先生是鬧肚子呢，誰知他連小便也沒瞥着！」有人問他為什麼當上課或講演時常常的中途跑下來，他的答覆是：「沒有話說了，還在衆人面前裝蒜幹什麼？」

他在課餘之暇，有時也願意約人打打麻將，但是沒有願意同他打的。因為他只是輸，輸了又不還錢，凡賭博的人都是想贏錢的，誰肯陪着他過乾癮呢？我會和他玩過幾次麻將，也有一述的必要。一打坐位之後，他便不認識人了，專心致志的招攬自己的牌，每起一張，都是把肘腕的全副力量使出來，往往將他左方桌角上的煤油燈打在地下，被玻璃罩扎破他的手，這才聽見他放聲：「噢，這是怎麼說呢？」當結局算賬時，他總是輸的很多；但他不待人家算完，拿腿便跑了。

他有一位十歲左右的兒子，當時在淮陽二師附小上學，每天只知道玩耍，或是在屋上摸小雀，或是到街上弄泥土。赤腳裸背，臉上是灰，身上是泥，簡直弄得和泥猴一樣。玉諾君常對我稱贊他這位兒子，說他太自然，太好看，認為將來是不得了的一位傢伙。因此他怕他這位兒子，每當他和人打牌時，千囑萬囑，不要教使他的兒子知道，縱然是輸錢，也不可使他曉得。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輪在大街的土地上，他這位兒子像守屍一般的守了他一夜，所以他認為這位兒子是他最知己的小朋友了。

我有一次和他談話中，提及當年在北平到西河沿某客棧訪他的情形，更得知了這位詩人的一段富有詩意的生活。原來他是正在洛陽中學教着書，一天送客人到車站，及至車將開時，他又願意送客人到鄭州，到了鄭州後，他又願意一直送到北平，這便是他在北平登啓事想充大學教授或作各機關錄事的由來。可是他送客一直未回

校，一天兩天過去了，仍是沒有消息。校當局驚慌了，他的妻子也驚慌了，四處尋覓，均無下落。大家必以為是被土匪綁去了，一定是凶多吉少。接着胡愨之戰又起，學校散學，他的妻子就困頓在洛陽。他的女兒因為想爸爸得病死了，他的妻子也幾乎餓死，誰知他竟同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到東三省去了。後來盲詩人返國，他便在吉林第一中學作了教員。在吉林住厭了，又跑到福建廈門大學和集美中學去教書。直到革命軍北伐到河南，他才輾轉回到故鄉。送客一送數年，天下古今，恐怕沒有這樣的奇聞吧！

玉諾君的性情，是和人無論怎樣交情厚，終日戀戀不捨；但一別即忽然忘懷。對朋友如此，對親愛的家人亦如此。我們就從他借着送客出走後，對學校，對家庭，連封隻字的信都沒有，就可以想見。但他與人也從無仇怨，你無論怎樣想得罪他也得罪不了他，他沒有機心，更沒有詭詐，他總是覺着世上都是好人，別人想玩弄他，也不易發生效力，因為他對惡意的襲擊，是抱着不抵抗主義的，所以對方也無所施其乖巧。總之，他能善忘，好也忘，不好也忘，事過境遷，則統統忘去。因此，他不常與任何友人通信，除非他有必要的時候。信件的開端，向不用寒暄語；信件的末尾，也沒有請安問好的字樣。因為他沒預備給人寫信，所以也沒有信紙。遇必要時給人寫信，抓到什麼紙就用什麼紙，稿紙也許用，手紙也許用，那就說不定了。

十七年暑假，我應河南大學之聘，便與玉諾君別離了。他留在淮陽，一面教書，一面開縫衣舖，一面看守着他的驢和牛。我們一直未通信，直到十八年秋季，我到山東曲阜二師去辦學，才寫信去淮陽聘請他，承他的好意，遽然回電說即來。誰知一等不來，再等不來，眼看開課一月多了，仍是不來。去電報到淮陽探詢，據覆說他早起程了，我想這又是一次失蹤。一天晚間，傳達處來我家報告，說徐玉諾先生來了。當時我正害盲腸炎，不能起來去接他，就吩咐傳達趕快請他到校中休息，並將他的行李搬到給他預備好的房子裏

去。不意傳達又來報告，說徐先生不願進學校，他說他來不是當教員的，是來看朋友的，行李先不要往校裏搬。這真可笑了，於是囑咐傳達領他先到我家來再說。一會，別離一年後的朋友又相見了。我記得他進門時，手中提着一個蒲包，他說是懷慶府的山藥，品質最美，專為給我帶來的。其時正有某種軍事行動，隴海路津浦路的火車不賣客票，他和大兵們屢次交涉，才輾轉來到曲阜，許多東西都丟了，就是不能丟那些山藥，算來山藥的價值，雖不能比作人參，也就很是價目了。我問他為什麼說來老是不來呢？他說久聞百泉的風光很好，路過鄭州時便到那邊去了，若不是有人告訴他這邊會去電報探詢的話，他簡直就把來曲阜的事忘了。他一面說着，一面形容百泉的山水如何清幽，那邊的小學生如何可愛，他說還給那邊當了十幾天的義務教員，言詞間，仍有對那邊依依嚮往之意，這真是善忘的詩人玉諾君才幹得出來的事。

後來總算是進校上課了。惟那時二師的學生，因扮演林語堂先生所編的「子見南子」一劇，引起了衍聖公府的反感，鬧出一場大風波，因而撤換校長，學生甚為不平，所以當時反抗封建勢力的情緒極濃，遂而對於新興的社會科學書籍就格外愛好，大部分的學生已不甚喜歡文藝之類的東西了。玉諾君適逢此時，所以授課時也不十分得意。內中有一位他所最得意的弟子孔君，同學們都說他有神經病，他常常出佈告曉諭同學，並時在黑板上畫三個圓圈，說是代表三個雞蛋，他解釋說，世界上就只有這三個好蛋，其餘全是壞蛋，而他自己就是三蛋中的一蛋。本來這樣的行動，也難怪同學們認為他是有神經病的。但是玉諾君偏偏喜歡這位大家稱為瘋子的學生，他說聽這種人談話格外有趣，他能說出人類中的至言，能見到別人見不到的人生哲學。數年後他到烟台去教書時，還念念不忘的詢問他那位高足。奇怪！為什麼善忘的人，反而對這件事記得如此清楚？

玉諾君在曲阜時，每天起床很早。起來就向外跑，不是到孔廟，

就是到孔林，就是到沂水河濱。奇怪的事又發生了：一天的早晨，他照例到孔廟中巡禮，忽見一小被捲丟棄在廟門旁的雪地上，打開一看，原來不知是誰家的寡婦怨女私生的小女孩包在裏頭，幸而尚未凍死，他於是高興極了，解開了皮袍的大襟，如獲異寶似的抱到校中去，惹得全校的男女學生都跑到他屋裏去看景。他對大家說這位小女孩必是他死去的女兒的轉世，他女兒是思想他死的，今天可算是又找到他的爸爸了。引得一羣男學生哈哈大笑，一羣女學生也弄眉擠眼；而玉諾君，則鄭重其事的將小女孩放在他的床上，為她蓋上被子。一面忙着給她命名，因為是在雪地上拾來的，故起名叫她「雪兒」；一面忙着託人給她僱奶媽子；一面擬捐啓，請同事們為她捐錢，以作養育之費。因當時山東教育經費拖欠，教員們領不到薪金，所以才出此一着；否則他自己的薪金足可敷用，也不需要來敲同事們的竹槓。後來同事們果然為他捐了數十元，但是奶媽子始終未僱到。不得已，才把小孩送到曲阜西關天主教堂裏去，每月許給人家二十元，作為養育的費用，才算了結這一樁公案。聽說小孩送去不久就死了，這也因為他抱着小孩各處揪給人看，以致受風的原故。寒假快到了，我赴濟南教廳去辭職，玉諾君也與我不告而別了。這一別，又是數年沒有音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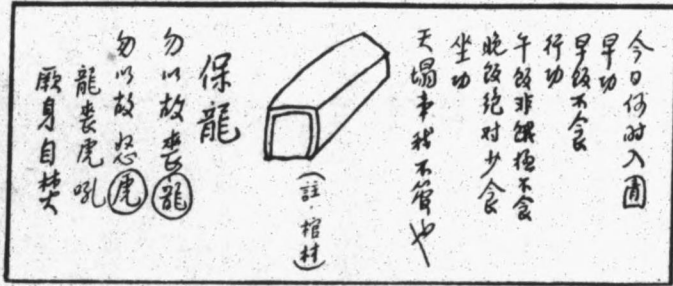
二十三年暑假，我正在煙台中學辦學，一天，忽然接到玉諾君由上海發來的信，說是在上海賦閒，願意到煙台來教書。那時校中正缺一位國文教員，即拍電約其速來。後來這位詩人果惠然駕臨了，自不禁把臂言歡，各道別後種種。他初來時，感覺煙台山明水秀，風光綺妮，不禁興高彩烈，自以為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不意幾天過後，忽又感到寂寞。竟在報上大登其徵求伴侶的啓事，惹得煙地教育界一時又傳為笑談。啓事的大意，是因為個人寂寞無依，情實難堪，如有四十以上五十以下之婦女，身家清白，能做麵條，包餃子，洗衣服，而又能技術合作者，可到教員宿舍來報名。此處請讀者不要誤會，玉諾君是從不談戀愛的人，而且他那時年僅三十五六

歲，若是有意戀愛，斷不能徵求四十歲以上的人。他不過想到作到，聊以解嘲罷了。然而煙台的社會方面，却不知在猜想玉諾君是何等的人物？後來亦無應徵者，他也遂而忘却此事。

不久，他又在大捧一位唱蹦蹦戲的坤伶玉蓮花了。現在凡捧坤伶歌伎的人，大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玉諾君則大大不然。他先在報上發表他關於蹦蹦戲的偉論，他說這種藝術，可稱真實無比。以後便去給玉蓮花導演，有時為她修正劇本，為她邀約觀眾，人力財力，多方損失，他却以為極樂。當他幫助排演時，連一盃茶水都不喝她的。及至開演時，他還是規規矩矩的買票。演員在台上唱着悲歡離合的戲，他便在台下，有時哭，有時笑，有時長吁短嘆，惹得隣座的觀眾，往往看他而不看戲。他因為愛坤伶玉蓮花的戲，並愛與玉蓮花配戲的男伶野驢子；野驢子，以充簞子裏的「大茶壺」見長，玉諾君也許認為了不起的人物。請野驢子吃飯，和野驢子交朋友，引為莫大的榮幸。後來煙台的蹦蹦戲盛極一時，不能不說是玉諾君提倡之力。可惜他早離開煙台了，以後去的呱呱叫的名角他都沒得見，否則還不知道他如何狂熱哩。實則蹦蹦戲並不見得高明，唱白的俚俗，表演的齷齪，幾不能衡之以理，度之以情；但是玉諾君或以另一種眼光看去，於是蹦蹦戲就有價值了？不然，白玉霜芙蓉花之在上海，為什麼也惹動了許多文學家的發狂呢？

玉諾君在煙台的怪事很多，不便一一細舉。如他到芝罘島遊玩，被當地人綁到公安局裏去，釋放後竟稱道綁他的人真够朋友，因為沒把他的洋服袖子束縛。為買幾錢的小米餅子吃，不惜費三四角的洋車錢。買英文書籍，只揀書名的首字有B字的。作教員不遵守聘約的薪金數目，以自己够用為標準。他的一切言語行動，真是令人不可思議！他在煙台只住半年就走了，臨別時，還送了我一張符咒式的紀念品，說他一生的道行，在於是。非頂的朋友，是不輕易贈送的。那張符咒式的紀念品不在手頭，不能完全想得清楚；但彷彿是這樣的，其式如下：

當時我問他：「你畫上一具棺材是什麼意思呢？」他說：「這是我獨創的，世上的畫，沒有以棺材命題的。我創作這個棺材的意思，就是蓋棺論定。譬如說，徐玉諾未來煙台以前，煙台沒有徐玉諾，是徐玉諾在煙台尚未生也；徐玉諾離開煙台以後，煙台又少了個徐玉諾，是徐玉諾在煙台已死也。人死則蓋棺，蓋棺則可以論定。然則我在煙台的段生平，是



功是過，我走以後，任憑大家去評論罷。」這是他的妙論！我又問：「圃字如何解釋？」他說：「圃字，即廁所。我們若看見『毛房』『毛廁』『廁所』等字，就感覺有種臭味，且字面亦不雅觀。若以『圃』字代替，既雅又不臭，是何等奧妙？」我又問：「畫着圈的龍虎二字作何解？」他說：「講不得，以後再說罷。」其神秘如此！

煙台別後，照例是不通音問。聽說他到本縣作校長去了，也有說他在洛陽四師作訓育主任的；但這兩種職務，我想他都不幹。若是他真肯幹時，必有更動人的幽默事件作出來。近接友人來函，說他仍在淮陽二師教書，並說他對世故人情，非常通達，前後判若兩人。但不知他的牛和驢還健在否？縫衣舖生意如何？臨風懷想，似乎一副微笑的臉現於目前。

廿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寫於南京。

第八期

談風

半月刊

二 月 十 日 出 版 · 要 目 一 覽

半月志異	編者
關於本刊	編者
兒戲	孔遠之
鄉村的新年	羅靖華
鴨與瓢兒菜	盧冀野
政治與跳舞	莘等
南京的小火車	雷迅
槐屋夢尋	俞平伯
信不信由你	燕曼人
妻為論語嘖	凡魚
教會學校的國	
文教師	汪宏聲
會攷記實	程心芬
北平的車夫	伯上
牛天賜傳(書評)	汪倜然
尋心(小說)	老向
工犯日記	許欽文
談助	秋士
語林	何芳洲
萬有文庫	直齋